# 淫欲女医生

         冷色调的水银灯光照在他的身上，已经十八岁的小处男，却一副稚气未脱的脸蛋、纤细得接近瘦弱的身型，即使下定决心却仍显得犹豫的脚步，男孩彷佛是要前往战场一般走进某个建筑物中。

“那个…我想挂号…”男孩推出健保卡与钞票，光是这个动作就让他满脸通红，来这种地方对大部分男人而言都很尴尬，尤其对方还是个二十 五 岁的美女护士。

“嗯？小弟弟和谁来的啊？”护士甜甜的声音让男孩的脸变得更红，他支支吾吾地说道：

“我…我是自己来的…我爸妈都不在家…”男孩既像是辩解又像是解释般地说着。

“嗯？”护士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现在没有人，请进吧。”男孩低着头走入诊疗室，护士立刻依照习惯将门给带上，为了保护病患的隐私权，这是必须的动作──因为这里是间泌尿科诊所。

“小弟弟有什麽问题吗？”

“这…请…请问医生在哪里…？”男孩坐在椅子上，怯怯地问着眼前披着白袍的美女。

“我就是医生啊。”女医生指着自己丰胸前方的白袍，让男孩亲眼确定她的名字确实和诊所的名称相同。

“那…那个…佐藤真树是女…我没事了，再见！”男孩脸蛋胀得通红，忽地站了起来望外就走，却忘了门已经被护士关上，“砰”地一声大响过後，整个人撞上了门板、倒了下来。

“小弟，没事吧？”男孩在女医生的呼唤下醒来，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来打算搓揉自己仍然隐隐作痛的额头与鼻尖，手背却碰到一个柔软无比的球体。

“唉呀，小弟弟好色。”女医生反射性地抱着胸部，不小心却连着男孩的手臂也搂在其中，她俏皮地吐了吐舌头，才让他的手离开自己的双峰。

“走路要小心哪，慌慌张张地可是会撞墙的唷，你这可爱的的鼻子差点就撞扁了呢。”女医生纤细的指尖点了点男孩的鼻头，像这样的大男孩挑动了她心中的母性本能，平时冷漠的她现在也不禁想呵护他…以及欺负他。

“我…我…”

“好啦，森下小弟弟，你有什麽问题？”回归正题，女医生脸上的调笑神情立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认真的神情。

“我…我…我不好意思说…”

“为什麽？”

“因为…因为医生你是女的啊。”

“傻瓜，我是医生哪，你就放心说吧。”对於男孩的这种反应，真树也已经看多了，会到泌尿科诊所来的男人一看到她，大多都会先尴尬个一段时间，因此她开始和男孩闲聊来转移他的注意力。

女医师逐渐了解男孩的生活处境，他从事外贸的父母忙着经商，一年里面难有几天在日本，只得将他交给佣人照顾，但佣人的工作时间只到晚餐做好之後，接下来的时间就只剩他一个人面对孤寂黑暗的大房子。

“小静，去把门放下来吧，反正应该也没有人来了。”护士依言走出门外，或许是少了个旁观者的缘故，男孩的紧张情绪明显平缓了许多，女医师见机不可失，立刻追问他来此的目的。

“我…我的…那里…小鸡鸡红肿…”男孩吞吞吐吐地说道。

“喔？红肿。你有发现伤口吗？或者哪里会痛？”“不…不会痛…伤口…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…”“好吧，把裤子脱下来，我看看是不是发炎。”女医师拉过器材车，说道。

“这…不好吧…”男孩压着裤裆，红着脸抗拒女医师的魔爪。

“我是医生耶，有什麽不好意思的。”女医师一把拉下，男孩微弱的力量终究比不过她，深蓝色运动裤带着白色内裤一起被她扯到大腿上。

（哇！）女医师瞪大双眼，费了不少心神才抑制自己不叫出声来。

男孩的股间光溜溜的还没长毛，裹在包皮中的小弟弟也是漂亮的粉红色，和成人充满攻击性的肉棒不同，它平和地在主人的双腿间软垂着。但令女医师惊讶的并不是这个理所当然的情况，而是那东西的尺寸对一个男孩而言实在是太大了，还没有勃起的时候那东西的尺寸也已经超越东方人平均长度许多，女医师根本不敢想像等到他发育完全之後，勃起的肉棒到底会有多大。

不管之後会变成什麽样的怪兽，至少“它”现在是安全的，女医师压下心中的讶异，让自己的专业淩驾身为女人的部分，自己已经看过无数男人的下体，这也不过只是个男孩的生殖器而已…没有什麽大不了的，她在心底告诉着自己。 男孩双手掩着脸，像逃避强 奸命运的女孩一般羞於见人，然後被想要观察更下方的女医师一把推倒在诊疗床上。

“不要动喔…奇怪…没有伤口也没有发炎的迹象啊…你到底哪里肿了？”“啊！医师阿姨…那里…肿…肿起来了！！”男孩突然惨叫着，女医师吓了一跳，却只见男孩的棒子逐渐扬起头来，粉红包皮底下逐渐露出一段鲜红色的肉头。

“啊，这就是『肿』？”女医师又好气又好笑，同时对现在的性教育失败程度感到咋舌，不过这份忧国忧民的心情持续不了多久就被惊诧的震撼所取代。

（太…太厉害了…）男孩的肉棒粗得让她无法一手掌握，她小手轻轻一推，如小孩拳头般巨大的青涩龟头立刻从包皮下探出头来，虽然没有西洋Ａ片中黑人演员的变态尺码，但男孩的肉棒却是昂然挺立，一点也没有因为巨大而软垂的样子。

“这叫做『勃起』，成熟的男生如果看到漂亮女生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变大。 ”女医师解说着，原本遮着脸的男孩逐渐被她的说辞打动，手慢慢放了下来，眼光往下移去，却不经意地看到了一幅美丽的景色。

女医师胸前的黑色的蕾丝镶边被她硕大的双峰顶了开来，在那布料的曲线底下显露出一道更为曲折的肤色线条，虽然男孩还不了解什麽叫做性，但雄性本能却还是驱使着血液往早已硬直的肉茎流去。握着不断脉动的肉茎，女医师的眼神逐渐迷离，说话的声音也甜腻了起来：

“小弟弟…那麽你的这里为什麽会变大呢…”

“因…因为…因为医师姊姊…摸我的鸡鸡…而且…我看到了…那里…”被掌握着“把柄”的男孩吞吞吐吐地说道。

女医师从男孩的视线就知道他说的是什麽，但她并未因此掩住胸口，心中对这个只因为看到自己乳沟而勃起的男孩产生强烈的母性好感。 不过女人的母性本能和恶作剧心理用的似乎是同一组神经，此时的女医师右手开始前後套动，欣赏着男孩被初次体验的快感弄得狼狈不堪的窘状。 原本就不小的龟头表面像即将爆破一般绷得紧紧的，棱角分明的棱沟终於完全从包皮底下滑出来，对着这初次见面的世界。

“小弟弟，这里…洗澡的时候也要洗唷，你看…都积了这麽多污垢了。”女医师拿着棉花棒沾了些水，在男孩的肉棒上摩擦着。

随着女医师的动作，男孩那如女孩般的秀气脸庞露出难耐的神情，等棉花棒擦到龟头下方时，巨大的阳物突然大幅震荡了几下，一股白色黏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爆喷而出，从女医师脸庞边快速飞过，“啪”地一声打在诊疗室虚掩的门板上。（哇，好厉害！）女医师心头一惊，玉手丢下棉花棒往上一拦，掌上的面积立刻被後续的精液所占领。处男的精液是米白色的、糊糊的，有些甚至像是结了块一般浓稠无比，而且量多得吓人，若非她即时改变手势，白衣的袖子八成会被流下来的精液弄脏呢。

“啊…脓…跑出来了…”男孩吓得脸色大变。

“傻瓜，这不是脓，是精液，这东西能让女孩子…怀孕，生小宝宝喔。”女医师看着自己满是精液的手，然後淫笑着将这些精液涂回男孩仍未休兵的肉棒上。

“生小宝宝…”男孩看着自己沾满黏液的肉棒，对於这些“脓”会制造生命的事实似乎显得不敢置信，喃喃说道：“怎麽生？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，原本就心怀不轨的女医师脸蛋立刻红了起来，主动卸下身上的白袍，露出底下镶着银色蕾丝的黑色小可爱，以及曼妙的身材。

女医师并未解开肩带，转而去拉开腰带，让窄裙沿着大腿溜下去，这时她突然感受到男孩热切的视线，艳丽的脸上微显害羞，以甜得化不开的音调说道：“小弟…别只看人家脱啊…你也脱…” 男孩乖乖地脱下上衣、踢开裤子，目光却仍紧紧黏在女医师成熟美好的胴体上。当身上的衣服只剩下一条内裤与黑色吊带袜，女医师突然矜持了起来，她思索着是否要让男孩看到自己最私隐的部分，毕竟对一个已为人妻的女性来说，这就代表她做出了“红杏出墙”的行径。但看到男孩的脸庞，那在疑惑、震撼之中带着热切渴望的小脸，女医师的犹豫消失了，那曾经也出现在丈夫脸上，现在却永远失去的神情令她不顾一切地将那块布移开，让男孩观赏自己的私处。

“小弟…你看…这就是女孩子生宝宝的地方…”全身只剩下黑色吊带袜的女医师坐在桌上，分开双腿，对着男孩露出害羞的微笑，男孩像中了催眠术一样走上前，握着膨胀得快要炸开的肉棒，气息粗重地看着女医师那芳草茵茵下的艳红肉唇。

“想要…进来吗？”女医师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说什麽了，背德的慾望充斥着她的内心，被丈夫冷落许久的成熟肉体殷切渴求着肉棒的进入。

“进…进得去吗…”男孩看着那狭窄的缝隙说道。

“当然…小宝宝这麽大都出得来呢…”

在女医师的诱惑与引导之下，男孩将颤抖着的肉棒顶在她的蜜肉开口处，缓缓挤了进去。

“啊…啊…”男孩发出如女孩般的呻吟，初次体会到的快感让他全身乏力、颤抖不已，上身直接扑在女医师胸前，同时肉棒也没入了半根。

“医师姊姊…好…舒服啊…”相对於男孩的狂喜，女医师可就没这麽悠哉了，久未开通的肉径被这超常尺寸的东西强硬地撑开，带给她如处女开苞一般、甚至可能更强的剧痛。

“好舒服喔…医师姊姊…”男孩趴在女医师胸前，双手握着她丰满的乳球，竟未发现她已经痛得晕过去了，幸好男孩反应得快，她才不至於一脑袋撞到桌边的墙壁。

“医师姊姊…你…怎麽了！”男孩吓了一跳，抱着女医师的双手颇有不支之势，幸好他这麽一搞，肉棒又硬捅进去一段，反把女医师痛醒过来。

她皱着眉头，双手环抱男孩，这时心里突然浮现自己和丈夫间的事情。 自己和丈夫是相亲结婚的，当时自己还是医院的新进医师，而丈夫则是医院大有前途的外科医师，本以为得遇良人的她刚开始确实过了一段甜蜜的夫妻生活，丈夫的“技术”高超，把她的肉体调教得淫荡无比，但几年後丈夫却渐渐疏远了她。

她本以为只是没了新鲜感的缘故，但後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麽一回事。 丈夫原来是个性好鱼色、女人一个换过一个的负心汉，除了她这个正妻以外，医院的女医师、护士、女病患、药剂师都逃不过他的魔爪，甚至连院长千金和某个医师的老婆都搞上了。 也因为“妻不如妾、妾不如偷”的道理，丈夫竟将她视为障碍，找了个“爱的小窝”的藉口把她弄到这里来，自己一年却没在这里出现过几天。 发现自己被骗的她，才发觉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感情竟早已不复存在，但丈夫在她身上施与的性爱欢愉却深深烙印在她心中，只是过去都没找到爆发点而已──直至今日。 而现在，这拥有巨根的男孩激起了她的情慾，如同开苞一般的痛楚反而让她抛下丈夫这个包袱，尽情地接纳男孩的进入。

“小傻瓜…你的太大了…人家一时受不了…”男孩虽然不再动弹，但女医师还是感觉得到那里传来隐隐的刺痛，或许也流了些血吧，她心想。

“接下来…慢慢的抽出去…然後…再进来…”

“医师姊姊…好舒服喔…”男孩把头埋在女医师的乳沟中，双手在她乳房上胡乱抚摸着，虽然没什麽技巧可言，但女医师还是感觉到一阵阵酥麻，过去只能靠自己双手解决的性慾终於得到了男性的抚慰，而且对方还是一个长得像女孩子的可爱男孩。

“叫我真树吧…”女医师双腿夹着男孩的屁股，扭动着娇躯，希望他能带给自己更大的快感。

“真…真树姊姊…”男孩迷迷糊糊地叫着，一张脸却紧紧埋在女医师的胸前，像要吸奶的小孩一样盯着那桃红色的尖端直瞧。

“想吸的话…就吸吧…啊！”女医师话还没说完，男孩已经一口将她的乳尖送入口中，贪婪地吸吮着不可能有的乳汁。对於缺乏亲情的男孩而言，女医师的乳房就是母亲的象徵，只是这样狂乱的吸吮却令女医师淫叫连连，虽没流出乳水来，淫水倒是源源不绝。

“快…啊…插我…用你的大肉棒插我…”女医师已无暇顾虑形象以及是否有其他人在场，放声淫叫着。男孩楞了一下，才想起她指的是什麽，於是腰部开始前後动作着，让肉棒在她被撑开到极限的小穴中进进出出。

“真树姊姊…好舒服…啊…我想…尿…”

“不…不可以…射…还没…”女医师紧抱着男孩，脸上带着浓浓的春情，虽然那里还有点刺痛，但和肉棒带来的快感相比，实是微不足道。

一挺比成人还大的凶器在女医师的体内出出入入，一开始还只能进入一半左右，但每经过一次的进出男孩用的力量就增加一分，肉棒就又多刺进去一些，男孩也不管她是否能够容纳自己的巨根，已被身心的喜悦冲昏脑袋的他只想将肉棒完全贯入她的体内，让两人完全结合在一起。在男孩的努力之下，肉棒终於整根没入她的淫穴，每次插到底的时候他的子孙袋就拍击在女医师的雪臀上，而这也是她叫声最高亢的时候。

“啊…好棒…好厉害…啊…呀啊…哦…用力…撞…进来…唔…让我飞…让我死…啊…哦啊…嗯哼…”女医师不住淫叫着，男孩在几次的失败後逐渐找到不让肉棒滑出穴口的诀窍，动作也从狂乱而渐趋稳定，但总体速度却反而提昇了一些，充血巨大的龟棱忠实地发挥演化赋予它的功能，每一次抽出都带出大量的淫水，将女医师粉臀下的塑胶垫弄湿了一大片。

“好弟弟…你…的肉棒…太长了…啊…又…好粗……人家…要。嗯…去…要被你…弄去了…”女医师主动挺着腰迎接男孩的进入，却突然发觉男孩身体一阵痉挛，肉穴深处的大肉棒像暴动一般敲击着穴径，滚滚热液更如机关枪子弹一般打在穴心上。

经他这一射，原本还有段距离的高潮立刻蜂拥而至，热腾腾的阴精一射出来就被兀自喷射的精液洪涛吞噬，她完全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个处男搞上高潮，但事实却不容许她抵赖，而且此时的她也没有力气去抵赖了。

“啊…真树姊姊…好姊姊……”男孩一边射精，一边还抽送着肉棒，继续奸淫着女医师因为高潮而瘫软的娇躯。

“小弟…停…停一下…”一次的高潮对经过调教的真树而言并不算什麽，但她却还有其他的主意。

“真树姊姊？”男孩停了下来，现在女医师的一句话对他而言就像圣旨一样。

“你这坏小孩…还这麽硬…”女医师摸着男孩的肉棒，问道：“除了我以外…你想和其他女生做吗？”

“我只有真树姊姊而已。”活像劳伦兹养的鹅一般，男孩认定了眼前的女人是他的“妈妈”。

“傻瓜，如果你真的只要我的话…人家没多久就被你搞死了…”女医师真树抚摸着男孩硬挺的肉棒，这东西在射了一次精之後反而变得更大了一些，而它的主人更是精神十足，一点也没有因为射精而感到疲劳的样子。

“啊…我不要真树姊姊死…”

“小傻瓜…”女医师温柔地将他的头抱在胸前，然後转过头去对着门外说：“可爱的小静…光只是偷看不过瘾吧？还不进来？”几秒之後，一只颤抖的手臂拨开了门，一个全身衣衫不整的护士红着脸走了进来。原本梳理得整整齐齐、盘在脑後的发型变得淩乱，一绺绺纤细的发丝沾黏在显见红云的俏脸上、又或者垂挂在眼角边，粉红色的连身护士服领口松开了几个扣子，护士服斜斜地挂在她身上，内里桃红色的胸罩也翻了开来，使得她白嫩的右肩与半边美乳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。

“小静外表看起来这麽正经，想不到居然会偷窥，而且还在工作的地方自慰…”女医师落井下石着。

“不…不…”护士害羞地低着头，眼光却正好扫过男孩已经拔出来的肉棒，她惊咿了一声，随即脸蛋变得更红，头也垂得更低。

“不然你这副样子要怎麽解释？还有你手上的那些…”女医师话说到一半，就被面红耳赤的护士慌张地打断。

“有…孩子在这里…不要说…”护士小静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哀求着。 “呼呼呼…”女医师舔了舔嘴唇，说道：“你看到我们做的事情了，还以为跑得掉吗？”

女医师走向小静，毫不掩饰那正流淌着浓稠精液的秘处，或许是被女医师的样子吓到，小静居然没有逃走。

“医…医师…”被女医师碰到的瞬间，小静浑身震了一下，接着就像待宰的羔羊一般任凭女医师将她推向男孩，强迫满脸通红的她看着男孩胯下巨大的肉茎。

“怎麽样，他的很大吧，一点都看不出来这还是未成熟的棒子呢…”女医师伸出手拨弄着男孩的肉棒，在小静耳边催眠着：“如果他的经验更多一点的话，我搞不好真的会被他干死…”

“医师…不要说了…”护士喘着气，胸前的肌肤上也浮现晕红，一双夹得紧紧的美腿难过地动来动去，像是在抗拒身体里面某种怪兽破体而出一般。

比起女医师模特儿般的身段，小静显然就娇小了许多，小小的脸蛋、小小的肩膀，以及一样小小的、正盈一握的胸部，总体而言是个非常适合穿和服的大和抚子类型，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小静自实习开始就备受病患的喜爱，毕竟不管是哪样人都不会对着一个娇小玲珑、楚楚可怜的美少女发脾气的。

“来吧…”女医师将小静压倒在诊疗床上，解开她的腰带，将粉红色的布料掀了起来，然後手指轻柔地按压着她被裤袜与内裤包裹的耻丘。

“果然湿搭搭了，即使隔着这麽厚的布料也摸得出来呢。”看着眼前的美女调戏另一个美女，男孩虽然仍是懵懵懂懂，但只需要本能驱使的肉棒子却硬得像要炸开一般。

“真树小弟弟来吧。”女医师不顾小静的反对，纤指一钩，刷地一声撕裂了她黑色的裤袜，然後取过剪刀剪断她左右腰边的内裤，将这块粉白色的布料从丝袜的破洞中取了出来。

“医师…”因为女医师整个人都趴在小静身上，因此她只能抓着女医师的藕臂，红着脸恳求她。

“好漂亮的缝缝…小静还是处女呢。”真树拨弄着小静股间的嫩肉，让男孩可以清楚看到里面层层叠叠的皱摺与女性贞洁的象徵。

“小弟弟，你那里还很硬吧，这里…随你插唷…”听到女医师这麽说，小静只是呻吟了几声，男孩清秀的脸彷佛有种魔力，竟让她忘记自己的第一次即将被这身怀巨根的男孩夺走。

“可…可以吗？”男孩迟疑着，脸上的表情却是无限的期待，刚才的感觉实在太过美好，让他本能性地想再次体会。

“当然可以罗，小静也不反对嘛。”女医师对於小静反抗程度太小这件事有些诧异，不过现在并不是深究的时候。

有了上次的经验，男孩主动握着自己的棒子放到小静即将遭受摧残的股间，不管三七二一就猛力推进，“滋”地一声全根尽没。 如此的粗暴动作让小静立刻发出音量惊人的惨叫，若非附近是商业区，晚上没有人，只怕过不多久警车就来到这凶案现场了。

“真树小弟你太…”女医师吓了一跳，经验丰富的自己都被他的肉棒插得疼痛不已，还是处女的小静怎麽受得了，转头一看，小静果然已经晕死过去了。

不过这时候的男孩可听不下去，他只是眯着眼专注地享受小静体内紧密火热的挤压，以及抽送带来的快感，鲜血成了暂时的润滑剂，男孩外行的举动却让小静在醒来之前得以让蜜穴习惯他的巨根。

“啊…痛…嗯…啊？”小静醒来之後，正要对男孩发作时，蜜穴却传来强烈的快美感，撕裂般的痛楚彷佛是梦境一般只在印象中留下些许痕迹，取而代之的是从未经历过的肉体欢愉。

“啊啊…怎麽会…这样…嗯…快…重点…”虽然有性知识，但小静从不晓得这种事情竟然如此快乐，若知道的话，自己老早就抛弃处女了。

其实会这样有一大部分是女医师的功劳，她在小静晕倒时就开始对着她全身的敏感处进行爱抚与揉捏，替小静充分地“热机”，才使得她这麽快就能进入状况，即使小静醒了，她依旧吻着她的颈子，揉捏着她正盈一握的美乳，补足了男孩所不可能做到的温柔。

“真树医师…吻…吻我…啊…”小静哀求着，女医师自然也不反对，两个美女四唇交叠，久久不离。

小静本来就有点倾慕真树，这点女医师也知道，不过两人一直没有跨过医师护士那道门槛，男孩的出现使得这平衡崩溃，小静终於有机会对女医师告白，而结果显然是圆满的──虽然多了个正在狂搞小静嫩穴的男孩。

“好舒服…啊…要射…”男孩尖叫着，女医师立刻紧握住肉棒的根部，用痛楚打断射精的冲动，她媚媚地说道：

“男孩子不可以只顾着自己快乐唷，一定要让女孩子先高潮很多次之後才能射精，懂吗。”

男孩自然不懂，真树耐心地教导他如何控制射精，这时她还不知道这麽一教，会让她们两个变成男孩胯下的性爱俘虏。

“啊…天哪…我…我要…飞了…被…啊…你…真树医师…快…抱住我…嗯啊啊…”小静狂乱地淫叫着，双手在半空中挥舞，像要抓住什麽一般，真树双手一圈，整个人骑到小静身上，蜜穴抵着蜜穴、胸部顶着胸部，一边感受着肉棒在小静体内出入的快乐，一边与她交换着热情的吻。

“真树姊…我…不行…了…要…又要…死…啊…”小静身体抽搐了几下，热热的淫精再次洒在男孩那沾满淫水泡沫的肉棒上。

“小弟…你…还不会射吗？”真树问着。

“因为真树姊姊叫我不要射所以…”男孩回答道，顺手抹掉额头上的汗水。

“现在可以射了啦…小静都快被你玩死了…”真树说道，话还没说完，男孩的精液就狂射而出，注满了小静淫荡的处女穴，让她在初次接受的精液洗礼下泄出第四次的阴精。

“你真是个…坏孩子…”看着小静满足的疲惫脸庞，真树下了个评语：“害我们变成这个样子…”

“咦？”女医师吓了一跳，再怎麽说他都已经射了三次，但他的肉棒却还是保持着备战状态，当然，她不会拒绝男孩再一次的进入。

“来吧…你可以…进来…射到精液没有为止…”“谢谢姊姊！”男孩快乐的叫着，同时将肉棒刺入女医师淫湿的肉缝当中。

“姊姊的…真棒…太舒服了…”男孩摆动着腰，红通通的巨棒奸淫着诊疗床上软瘫着的真树，她的裸体上满是精液的痕迹，蜜穴更是红肿不堪，同样红肿的後庭现在正接受巨根的抽插，里边大量的白色黏液被肉棒不断搅动着，发出“啪喳啪喳”的声响。

一旁的小静也好不到哪去，晕过去好几次又被插醒的她，身上一样有着大量的精液，一个晚上就被男孩夺走前後双穴与嘴巴的贞操，对她来说是太大的负担，不过搞红了眼的男孩还是毫不留情地在她身上射出兽慾的象徵。

“不…不可能…”被扛起一只脚接受插入的女医生真树虚弱地喃喃自语，不过剩下的话却没来得及在她第二十六次高潮泄身晕倒之前说完：（一个晚上…射了几十次还这麽硬…精液也还是这麽多…他…一定有病…）

【完】